

MING DYNASTY



2 大風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强榜推荐
www.cmfu.com

酒徒◎著

八方征战震宇内 国士犹存志弥坚



② 大風

酒徒◎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作为21世纪的来客，武安国一直不明白，一个从来没有国家概念的民族，一个大多情况下面对强敌只会躲避的民族，凭什么屹立数千年而不倒。现在，对着苏策宇，他反而有些明白了。

的确，这个民族自古以来不乏出卖族人的汉奸，但也从来不缺乏敢于用一己之力阻挡千万大军的斗士。所以，只要有机会，总会有人振臂高呼“驱逐鞑虏”，然后，那些入侵者将为自己的暴行付出百倍的代价……





第一章 黑土鏖战

1

数百年来，契丹、女真、蒙古、高丽，你来我往，争做这片土地的主人。青草被血肉所掩埋，下一年又在血肉滋润过的土地上茁壮成长，把战马养肥。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生命的轮回。

第二章 捷报频传

34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来客，武安国一直不明白，一个从来没有国家概念的民族，一个大多情况下面对强敌只会躲避的民族，凭什么屹立数千年而不倒？现在对着苏策宇，他反而有些明白。

第三章 乱世伉俪

59

刘凌马上明白了武安国话中的含义。在大明，很多世家子弟曾托人向徐达给自己提亲，都被自己拒绝了。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武安国这样打动自己的心，给自己以安全的感觉，相处虽短，但她愿意就这样，一直陪着这个大块头走到海角天涯。

第四章 棋局未明

80

在二十一世纪，他总是嘲弄那些不去抵御外辱而只会屠杀本国百姓的军队不配叫军队，历史偏偏和他开了个大玩笑，这几天他干的是同样的勾当，无论是否亲自动手，震北军在这次平乱中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第五章 潜移默化

110

这场冲突，他赢回了数万条生命，却输掉了整个局势。他需要探索一个新的路子，一个新的推动社会变革的方式。在大明朝这张白纸上，他已经画下了一个朦胧的世界，剩下的如画江山，已经不是他和郭璞、曹振几个人所能完成的。



第六章 彩云之南

115

一个又一个勇士倒下。江山如血，残阳如画。一个又一个木筏变成空，打着旋从血河中漂过。百余人，对着数万蒙古大军，义无反顾。蒙古人惊呆了。他们一直瞧不起汉人，今天，他们看到了真正的汉子，竟是一幅重彩山水。

第七章 上下求索

187

在科学院出品的图书中，也有武安国写的一本。此书出版的第一天，就卖断了档，并不是因为写得好的缘故，而是有人成心想从此书中找碴。一个自己名字都写不利索的武人写书，肯定是想让人笑掉大牙。

第八章 国士犹存

201

在漫天箭雨中，永明侯李陵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滚滚黄河敞开怀抱接纳了自己的儿子。走进黄河的那一刻，他也许已经大彻大悟。小世间，李陵和他的临终遗言一并载入史册『我什么都卖，就是不卖自己的祖国。』

第九章 壮志未酬

232

缈缈青烟里，李陵有些沉闷的样子栩栩如生。他身后，还站着永远是一脸笑容的王飞雨。已经有两个好兄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知多少人还要在冲突中牺牲。武安国所追求的平等，真的可以实现吗？

第十章 政治博弈

255

武安国站在文臣队伍中，静静地听着。王飞雨、李陵、李善平，一个个好兄弟都远去了。他麻木的心里仿佛已经不在乎更多的打击。他必须有承担这个责任的勇气。



黑土鏖战

洪武十三年，塞外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刚二月底，杨柳的枝头已透出朦朦胧胧的绿意，沉寂了一个冬天的杏花迫不及待地 from 寂寞中探出头来，用带血的冻脸迎着有些料峭的春风，兴高采烈地开着，一团团，一簇簇，满山遍野。河面也渐渐宽了起来，哗哗啦啦地把绿色沿着两岸向远方涂抹。偶尔一两条野鱼带着彩虹蹿出水面，精彩地来个空翻，然后落入水中，吓得在岸边喝水的狗子撒开四蹄跑去，远远地又回过头来，观望是什么东西把水溅了它一脸。

“人说关外‘棒打狗子瓢舀鱼’，的确所言非虚啊。这么个好地方，我要是高丽人，也不会乖乖地让出来。”燕王朱棣用马鞭指着远处的荒原，由衷地赞叹。

在他旁边，武安国骑着奔雷，极目四望。这没被工业污染的河流与



天地，有一种说不出的宁静与和谐。

“出关都半个月了，连一场像样的仗都没打，让老常心里直痒痒。”常茂的大嗓门盖过了所有人的声音，引起一片附和。

“是啊，这帮高丽人干什么吃的，一碰就跑，接二连三让了几座城市给我们。”

“他们是望风而逃，我们旌旗所指，所向披靡。”

二月中，大军出山海关，一路上几股高丽守军都是一触即溃，也着实让人感到迷惑。去年高丽统帅崔浩还在山海关外叫嚣要和明军决一死战，今春却龟缩在辽阳一带，听凭明军如何攻城略地。武安国和朱棣以前都是纸上谈兵，真正领大队人马打进攻战，这是第一次，所以格外小心。虽然军士都骑在马上，每天的行军速度也不过百里，并且前军后卫分得清清楚楚。高丽人放弃的城市，大家商议后也没分兵把守，每城仅仅留下一排人马维护治安，等待从太原、保定等后方的非震北军系人马来接收。北线，命令璞英、张翼等人率军严密监视蒙古人动静，以防蒙古人趁火打劫。

接收城市的军队还没到，北平派出的官吏倒是急急地赶来了，带着些北平书院的实习学生匆匆忙忙地丈量那些高丽人逃走后没主的土地。一些等得不耐烦的商人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每天为土地离城市道路的远近吵得不可开交。为了他们的安全，朱棣不得不叮嘱后勤旅给官吏和学生都配备上火銃。

“我看崔浩这老狐狸是想分我们的兵，他知道我们这次只带了三万多人马，所以一下子把几个城市全让给我们，等我们分散了，他再各个击破。”当晚的军事会议上，朱棣指着地图，谨慎地分析道。

“有这种可能。”天生就对一切乐观的徐增寿随声附和。“不过他的兵也不多，现在高丽国内也不太平，把持朝政的李家父子又与他不和，去年他号称十万大军徘徊在关外，我估计充其量也就四万左右的人马，这和我们的斥候所打探的情况符合。如果他真收缩到一起与我们决战，我们反而省事，不用和他在关外兜圈子，关外这么大，还真不好捉住他。”

“你以为他是蒙古人，随便找个地方就能活？”常茂从旁边插言道，“高丽人不是游牧民族，不可能四处流动，决战的地点就应该离辽阳不



远，我如果是崔浩，明知自己的火炮射程不如你，绝对不和你硬碰。”他把手指向一个沙盘，“他如果死守辽阳，无论我们从哪里渡河，他都能半渡而击，随时着铁骑冲阵，我们火炮再猛，也不可能向自己过河的弟兄头上发射，而他只要把火炮对准河岸自己这边，即可弥补射程的不足。我们目前已经过了广宁，离辽阳不过是三四天距离，地处空阔，我们地形又不熟悉，还要小心他设埋伏。”

“呸。”朱棣倒吸口冷气，随口呸了出来，“好你个常茂，崔浩如果像你，什么胜负未分，简直凶多吉少。”话语中虽然轻松，但还是不敢大意，抽出一根令箭叫手下交给斥候团长王飞雨，着他明日派遣最快的马，最得力的部下加大四下打探的力度。

“常将军料得没错，我看我们需要及时准备。”在一旁半晌未说话的武安国开口建议：“明天起我们按徐老将军的接敌准备阵法前进。”

“明天李尧带一个骑兵营做前部，常将军带梅义、王浩两个团的骑兵去左翼，徐将军带林火凤、周衡的骑兵团压住右翼。李陵带两团骑步兵担任后卫，王浩带一团骑步协助炮兵防御，武兄，你和我带剩下的近卫团，骑步兵团和两个骑兵团在中军策应，让弟兄们今晚好好休息，明天开始子弹上膛，手弩配箭。”燕王闻言，立刻娴熟地摆开阵形，众将纷纷领命而去。

“武兄，要是我们再走慢些就好了，还是配合得不够默契。”朱棣站在地图边，有些淡淡的失落。“昨天太子遣八百里加急来报，汤和老将军率水师陆战队已经到了金州，扫荡了金州外围之敌，目前正向北推进，曹振将军和方鸣谦、邵云飞炮轰安东，如果他们拿下了安东，遮断了崔浩的退路，高丽人军心一乱，再多都没用。”

“殿下莫急，安东乃弹丸之地，曹振将军唾手可取，我估计他是在等高丽的水师援军，这家伙胃口太大了。过早取了安东并不好，高丽人没了退路，必然和我们拼命，反而增加我们的损伤。我们的兵来之不易，最后的那个骑兵师还是去年秋天靠卖给沐英的火器赚回来的，训练不足，战斗力肯定会打折扣。一旦高丽人拼命，杀敌三千，损伤至少八百。我军初临战阵，不能这么消耗。第一战只能打出威风来，以后这辽阳诸路（按元代建制，东北各地通称辽阳行省）的各部族才不敢轻举妄动。”武



安国一边安慰朱棣，一边和他探讨临战的要领。“如果真的遇上事态紧急，殿下别忘了我们临出塞时的约定，不可感情用事。”

“武兄……”

“殿下，兵凶战危，胜败必须都预料到，才是个合格的将军。”武安国知道朱棣要说什么，把话拦住了。这个燕王将来是暴君也罢，是叛乱者也好，至少现在，在武安国心中，他是自己的朋友，一个好的学生兼重情义的朋友。

“报。”一个斥候风风火火地闯进帐来，不及施礼，大声禀告，“前方百里发现高丽军，按帐篷数目估测，人数四万左右。”

来得好快，朱棣、武安国相视一笑，明天，就让你知道我大明天威。

走出朱棣大帐，武安国仰望夜空，满天星斗如钻石般闪烁，“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心里，突然想起老杜这首长诗。战争已经开始，不知何时才是尽头。粗浅的历史知识中，他明白东北各地是近代中国的生死命脉。女真从这里兴起，日本人从这里开始对中国的侵略。日后取得这里，一定要把满清扼杀在萌芽。可是自己能如愿吗？以明朝后期的管理低能，即使没有女真入关，也不知还会兴起什么民族呢！

“哪——哪”，有节奏的碇斗声打断了他纷乱的思绪，一队巡夜的小兵从他眼前走过。

“武大人干什么呢，这么晚了还不睡觉？”一个士兵小声议论。

“嘘，小声点，别打扰了武大人观星移将，那可是诸葛亮的真传。”

武安国笑了笑，自从怀柔一战成名，整个军中，自己都成了一个神话。为了鼓舞震北军的士气，朱棣不但不禁止，还在有意推动这个传言的流传。“再这样下去，我就要撒豆成兵了。”他自嘲地想。

奔狼原，以水草肥美、夏天各种动物齐聚、大队狼群出没掠食而得名。数百年来，契丹、女真、蒙古、高丽，你来我往，争做这片土地的主人，青草被血肉所掩埋，下一年又在血肉滋润过的土地上茁壮成长，把战马养肥。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生命的轮回。每当春来，总有白、粉、红、黄等色的野花在春草没有长出前点缀荒野，牧



人们说，那是死者孤魂化成，名为断肠草。

洪武十二年春，奔狼原过早地被人从沉睡中唤醒。

大地在号角中颤抖。震北军出关后第一场硬仗，在这天上午拉开帷幕。

“砰，砰，砰”，望着远方急促升起，由远而近的火箭，朱棣知道自己遇到了高丽主力。按斥候团规矩，在遭遇敌军不及回报时施放火箭，后边的斥候接力传递，火箭施放的间隔和数目与遭遇敌军人数成正比。这种由陈星特制的烟花火箭，夜间都可以传递信息到五里之外。

“报，前锋李尧将军遭遇敌军，正在撤退，高丽人骑兵三万，步兵两万余，带我大明百姓无数，距我军不到十里。”

武安国微微一愣，先前还为李尧这个拼命三郎遇上敌人会盲目出战，葬送了部下性命而担忧，没想到他居然肯撤回来。准备战斗，随着朱棣一声吩咐，中军升起一面黄色三角旗。

骑兵迅速在两翼形成一个“V”字形，下马，抓紧时间让战马休息，骑步兵下马，上前在中军前排成战斗队列。后方稍远，炮兵们架起火炮，把擦得锃亮的炮弹和发射药包从马车上卸下。初临战阵，所有士兵都有些紧张和兴奋。

转眼间，已看到李尧的人马，虽败不乱，平稳地撤向右翼，令人奇怪的是，高丽人居然没有追近。

“禀燕王，”李尧在马上抱拳施礼，“前锋营全军而退，高丽人就在后面不远，他们押了我大明被俘战士做盾牌。”把正事说完，李尧再忍不住，破口大骂，“他奶奶的，卑鄙，下流。”

朱棣摆手让他退下，在望远镜里，他已经看见了敌军，脸色变得阴沉似水。

他望向武安国。

武安国放下望远镜，正向他望来，一根青筋在面门上突突跳动。

常茂等主要将领都在望远镜里看到了，崔浩终于找到了对付火器的办法。望远镜里，大队身穿大明将士服色的百姓被高丽用人用绳索绑住腰，如糖葫芦一样串在一起，挡在高丽人的阵前，缓缓向前移动。

队伍缓慢，所以没有追击李尧的前锋营，但那缓慢移动的队伍如巨



石一样向明军压来，还有五里左右的距离，脚下的泥土已经能感觉到行军引起的震颤。

那是洪武五年北伐被俘的大明将士。八年仍未改故国衣冠，手无寸铁，在高丽人的马刀威逼下，走向死亡线。几乎多出明军一倍的高丽骑兵紧随其后，骑兵后面是步兵，崔浩的中军大旗骄傲地在空中飘着。

大明三军鸦雀无声，士兵们从将帅凝重的脸上知道这必是一场恶仗，紧紧地握住了手中的火铳。常茂、武安国、朱棣，几个人默默相望，仓促间，谁也不知如何。徐达教过他们战阵，教过他们机变，但却没有告诉他们，战场上，可以如此卑鄙。

兵者，诡道也。所以用计无不用其极。所以战场上对敌人不能手软。

但是，如果说向自己人开炮，向数万自己的弟兄开炮，谁也没有这个勇气。他们毕竟是为了大明的崛起，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被俘的。这一炮打下去，将彻底丧失整个军心。

不开炮，当两军接近到两百步内，即为骑兵冲锋的距离，将是铁骑间的直接对话，队伍接触上，火炮即没有了用场。火铳在两百步的骑兵冲锋距离，充其量只能打两枪。

然后，将是冷兵器之间的对抗。训练有素者胜，人多者占优。

朱棣把传令兵手中的三角红旗拿起，放下，放下，又拿起，反反复复。这瞬间，很长，很长。

“不能开炮，我带人马从侧翼冲阵，救一个算一个。”常茂急红了眼睛，拔出了自己的一对狼牙棒。洪武五年那场失败，他一直以此为耻，作为军官，他是幸运者，而对面，有无数人是他的旧部。

朱棣摇摇头，牙齿已将下唇咬出血来。

“撤，后队变前军，上马，李陵，你带一个团断后，三十里外，与大队人马在李家庄前会合。”他咬着牙，发出了退兵的命令。

“不可。”王浩大声疾呼，愤怒，痛苦，决绝，各种感情聚集在他方方的黑脸上，“殿下，士气可鼓不可泻，若不战而退，我军何以再战！末将愿率一团人马前去冲阵，殿下只要令炮兵隔断高丽人的前队和中军，末将必可将弟兄们救回。”

“对，殿下，末将愿与王旅长同去，宁可性命不要，也要救弟兄们出来。”旁边的梅义双目几乎要喷出火来，大声请战。

“和狗日的高丽人拼了！”

“末将愿与高丽人决一死战。”

周围的将士们齐声附和，不破楼兰誓不还。

“退兵，他们已经为大明牺牲过一次，我们不能再拿弟兄们的生命冒险，传令兵，告诫各部人马，在没有把握救出被俘将士之前，不得和敌人接触。如有人擅自出战，我将亲自送他上军事法庭。”朱棣从牙缝里重申了自己的命令。

“殿下！”

周围无数双眼睛落在了他的身上，朱棣知道，从这时起，所有震北军将士，会和自己同生共死。

犹如一道光芒从天上冲下来，照在朱棣的头上。武安国眼中，此刻年青的朱棣分外高大。刹那间，一缕欣慰的感觉温暖了他的全身，一年多的日子，他煞费苦心播下的种子在这危急时刻，终于从朱棣的心中探出了头。

平时的训练结果在此刻充分显示了出来，随着一声令下，骑兵成三列纵队护在了大军的两侧，炮兵们收起炮车，用最快的速度把炮弹和火药袋装到了马车上，在骑兵的掩护下，首先撤离了战场。紧接着，整个军队如同一个巨大的战车，掉头向后方快速驶去。队伍的最后，一队队骑步兵在李陵的带领下，把成袋的钢蒺藜倒在地上。

钢蒺藜在春日下闪着幽蓝的寒光。这是北平钢铁商团应震北军要求在铁蒺藜的基础上改进的防御利器。它有四个尖角，随便抛在地上，其中必有一个朝向正上方，长度刚好是马铁厚度的一倍。纵使是周穆王的八骏，在此面前也只有无奈嘶鸣的分。

“来如电，去如风，几个小儿在军队的训练上的确有一手。”崔浩透过花重金偷回来的望远镜，看着迅速而有序撤退的明军，由衷地赞叹。

“传令前部李忠将军，带五千骑兵尾随敌军，寻机杀伤，不可贸然前进。”他果断地发出了追击的命令。对方队伍未乱，旗未靡，所以不能全军押上。崔浩拿起望远镜，继续观察敌军。荒诞的一幕就出现在他





眼前。

不是敌军，而是他自己的前部人马。

李忠闻令欲引军出击，匆忙之中搅乱了俘虏的队伍。俘虏们是用长绳串在一起的，各队之间本来留有让高丽军出击的空隙。不知是受了骑兵的冲撞还是别的什么缘故，居然绊到了一起，挡住了大队的去路。当头的骑兵连打带骂一推搡，结果情形更乱，几个被打怕了的俘虏抱头鼠窜，整个队伍登时乱成了一锅粥。一条条绳子你结着我，我连着你，纵横交错地挡在了大队面前，几个本打算从俘虏身上踩过去的骑兵被绊倒在地上，气愤地抽出刀来在人群中乱砍，鲜血四溅，几个羸弱的俘虏受伤倒地。人群以他们为中心向后一退，立刻又被周围的力量给挤回，荒乱中，无数双大脚丫子纷纷踩下。

“笨蛋，闪开。”李忠声嘶力竭，好不容易到手的立功机会就这样失去了，他怎能不着急。可俘虏已经炸了营，一时间怎能恢复。人群推搡着，拥挤着，夹杂着被砍伤者的悲鸣和被踩在脚下的高丽士兵的呻吟。

大队步兵冲了过来，用盾牌和利刃硬挤入混乱的队伍中间，当鲜血染满了大地后，终于震住了队伍。当他们把绳索割开，清理出冲锋通道时，震北军已经不见了踪影，只有眼前的烟尘和荒原上的钢蒺藜，提醒着高丽人对手曾经存在。

“告诉李忠，不用追了，今天就在此扎营。”崔浩叹了口气，传下命令。随即，招过自己的亲兵，让他们把今天在混乱中被杀的俘虏首级砍下。“给金山各部送去，告诉他们老夫大获全胜，歼敌无数，他们想给纳哈出报仇的话，就拿出点蒙古人的勇气来，不要远远地看热闹！”

躲在树头等待大吃一顿的兀鹰懒懒地飞回了巢穴，几只打前哨的苍狼在荒原上徘徊。只有几十具尸体，让畜生们非常失望。期待中的血腥一天，居然就这样闹剧般结束了。两支大军相隔三十余里，遥遥地对峙着扎下大营。

夜色悄悄地来临，将一切罪恶掩盖在黑暗之下，奔狼原又恢复了应有的宁静。冷冷的星光怜悯地给黑色的土地披上一层水银般的白纱。高丽大营外，几个明军战俘忙碌着，安葬了同伴的遗体。八年来，被高丽人像牲口一样呼来唤去，稍不小心，就要面对皮鞭和钢刀，对于生死，



他们早已麻木。但是今日，他们看到了大明旗号，看到了希望。

“弟兄们为了不让我们送死，退兵了。”

“他们在乎我们的存在！”

“他们在寻找解救我们的机会，没有将我们抛弃不管！”

“我们不能让弟兄们受到高丽人的尾随追击，不能让高丽人的诡计得逞，没有武器，但我们有中华男儿的血肉之躯。”

一个个念头在战俘们的心头翻滚，白天的混乱场面，大半出于人为。有数十人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幸存者没有太多的悲哀，这样的结局，在制造混乱时可能已经在他们的意料之中。今夜在这荒原上让同伴入土为安，他日，将用刽子手的头颅来祭奠永不瞑目的英魂。

“我们不能不退，如果不退，不但救不出这些弟兄，弄不好，我们自己也要四面受敌。”指着沙盘，朱棣在战斗会议上向部下解释道。

“据我所知，当年徐达将军北伐，高丽人只是断了我们的粮道，我大明士兵都是被蒙古人所虏，沦为牧奴。而今日却有大队俘虏出现在高丽军中，此乃为高丽与蒙古人再度勾结之明证。蒙古人虽然臣服，但心中必怀恨，明里不敢出兵帮高丽，暗中却不知派了多少人马，我估计，此处不出百里，必有蒙古人的大队人马环伺。待我军与高丽混战时，坐收渔翁之利。”

众将大吃一惊，倒吸了一口冷气。燕王分析得没错，很显然，高丽人和蒙古人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想想白天，整个侧翼都暴露在蒙古铁骑之下，大家暗自庆幸今天退兵退得及时。

“亏得殿下果断。”常茂适时地赞叹，“依殿下之见，我们如何解救被俘的弟兄？”回过神来，他第一个想到的，是陷在高丽军中的数万将士。

“这个大家不妨讨论一下，硬攻肯定不行，两军阵前，那些手无寸铁的弟兄生还的几率不及十一。”武安国建议道。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众人一阵沉默。

“我们不攻，高丽人也不可能打得过来，倒是一个僵局。”周衡瓮声瓮气地说道。本来以为今天会打个痛快，谁料不战而退。但想想当时的情景，他也拿不出好办法。

“这倒是，只要我们立了营寨，无论高丽人和蒙古人，一时半会儿



都不可能穿过我们的铁丝网和火器组成的死亡屏障。不过我们也不能和他们这么耗下去，毕竟高丽人在此经营多年，地头比我们熟，粮草比我们充足，一旦他们派人绕路去进攻我们的粮道，我军又危险了！”林火风不无担忧地分析。

“但我们的人毕竟太少了，火炮又用不上，即使冲上去把正面的高丽人冲垮了，恐怕死去的被俘将士不会比高丽人少。”

“我们不能这么等下去，杀一个高丽人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大不了最后我们把高丽人杀光了，给弟兄们报仇，我……”李尧激愤地说道。

“胡说，我大明将士的命，十个高丽人也抵不上一个，杀多少高丽人，都不够本。”他的建议被李陵打断，“要是我们的铁丝网能移动就好了，摆到高丽人阵前，让弟兄们冲马背上开枪，这样，高丽人就只有挨打的分，在侧翼也让铁丝网跟着移动，敌人即使从侧面来了，也只能干瞪眼……”

“这叫什么打法，不成了缩头乌龟了吗？”

“管他乌龟不乌龟呢，只要能让弟兄们流最少的血取得胜利，就是妙计。”

大家议论纷纷，都知道不马上想出一个解决方案，时间拖得越久，对己方越不利。然而，纵使武安国这样的谨慎之人没有料到，此时的震北军，已经陷入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不但有蒙古人和高丽人，几乎整个东北的所有少数民族，都在注视着这场战争。

一群狼窥视着在原野上横冲直撞的雄狮，只要这头狮子稍有疲惫之态，立刻会被愤怒的狼群撕碎。

该死的大明朝把辽东行省的全部土地全部低价卖给治下的百姓了，我们将无家可归。半年来，谣言在高丽人的推动下四处流传。辽东，是蒙古、女真、锡伯、达斡尔、赫哲、鄂伦春、鄂温克、克尔克孜^①世代相守的牧场。^②

① 注：这些民族明代通称其为女直。

② 注：正史中，明朝从高丽手中收回辽东在洪武二十年前后，有关明代和高丽的这段战争，请参考相关史料。

洪武十三年春，燕王引大军北伐，高丽拒王于奔狼原，缚徐达旧部列于阵前。燕王退避三舍。

人类也许是世间最残忍的动物，最先进、最卑鄙的手段都用在自相残杀上。历史上不过廖廖几句，每一个字却透满殷红。奔狼原，这个名不见闻于中原的荒野，命中注定要见证这流血漂杵的一幕。它不能也无法选择，如同当年的牧野，巨鹿，只能用自己的黑土地埋葬死者，在来年春天开出满山遍野的断肠草。摇曳的春风中，诉说一个个哀婉或悲壮的故事。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第一天相遇，燕王率大军不战而退。

第二天、第三天，未等高丽人发动，震北军就退了。沿途，将所有收集到的木料全部带走，留给崔浩雾水满头。

第四天，震北军在一无名缓坡上扎营，不再退让，与高丽军南北对峙。崔浩命前部压俘虏试探来攻，震北军在铁丝网后瞄准高丽人开火，高丽人无法突破重重铁丝网，丢下几百具尸体狼狈后退，震北军趁机救回了一批战俘。

此后，战争成胶着状态。震北军顾及自己同胞的安全，不能全力进攻，高丽人亦无法突破震北军防线。高丽老帅崔浩一筹莫展。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那坚硬的铁块，要花费多少力气，才能打成铁丝。而震北军此次扎营用的铁丝网，如果是手打的话，估计高丽举国的铁匠一年也生产不出这许。他不知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找出一个突破障碍的办法。而明军将领的指挥能力，在战斗中明显提高，一日好上一日。

第七日夜，高丽大将朴哲元领军劫营，不小心碰响了震北军铁丝网上暗中挂下的銮铃，“丁丁当当”铃声大作，巡夜将士在玻璃灯罩的牛油大蜡和特制烟花的照明下，渐次攒射，杀敌三千。

第八日晨，朱棣遣俘虏奉朴哲元头还于高丽。名玻璃灯罩的大蜡为探照灯，特制烟花为照明弹，赏造灯者白银一千两。探照灯，乃巧匠刘威所设计，聚数支牛油大蜡于大玻璃灯罩内，三面环以铜镜，只留一面透光。透光侧，百步之内明如白昼。

第八日夜，高丽大营反被震北军所劫。大明骑步兵师长王浩领一团人马趁夜来袭，不入高丽营寨，围着大营开枪。崔浩不知明军虚实，下





令各营严守。王浩命人四下用掷弹筒投掷手雷，焚数十帐。

第十日，金山阿里海不顾脱古思帖木儿严禁出兵之命，率纳哈出旧部七万渡辽河。在震北军大营东五里下寨。有先前怀柔之役被俘，后因伤被放回的蒙古人在军中盛传大明火炮之威，诸军踌躇不敢前，作壁上观。

第十一日，负责外出劫明军粮道的高丽万夫长李忠与震北军后勤旅遭遇，旅长铁鹰以铁链结辘轳车为城，士卒在“城”内分批放排枪，又以手雷密集投掷，惊高丽战马。双方激战至日落，高丽军渐疲，有辽东马贼苏策宇前来助战，叫嚣呐喊，现于高丽人身后。高丽军腹背受敌，溃。铁鹰命部下追杀二十余里，获马匹辘轳无数。李忠仅带百余骑逃回。崔浩大怒，斩之。

苏策宇，字子行，乃徐达旧部，最早是个不起眼的马倌。洪武初，徐达北伐兵败，子行与二十余人于乱军中逃得性命。南归路断，流落草原之上，成为马贼，劫掠为生，纵横于东蒙及辽东。后徐达残部陆续来投，渐渐成为辽东第一马贼。子行善于养马、相马，精通骑射，曾于十日内率众连劫蒙古贵族四十余家，威震草原，一时间蒙古贵族之间赌咒盟誓皆以苏某之名。去年，斥候团长王飞雨乔装入辽，追寻多日，终于如愿，传以燕王之缴。策宇接信，曰：“苦盼多年，终得此日，天不负我。”一军皆恟。

铁鹰约苏策宇同归燕王帐下，策宇婉拒，言将送大礼一份给燕王。铁鹰不能勉强，以燕王之名，赠策宇手雷五百，并教其使用之法。

第十三日，北辽女直诸部（女真、锡伯、达斡尔、赫哲、鄂伦春、鄂温克、克尔克孜等），率众十余万来援高丽，渡辽河，立寨于震北军西。三路大军互为犄角，只留南归一路给朱棣。

第十四日，营外的硝烟还未散，崔浩命亲兵叫来自己的儿子崔骏哲，将一封书信交给他，令他带亲兵护卫归国。“把这封信交给你的叔叔，无论辽东之战结果如何，你不要再回来了。”这一瞬间，崔骏哲发现自己的父亲在几日内，骤然苍老。

“父亲大人，我们不是有二十万人马吗，眼前不过是小小的挫折，您何必叹气。”